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李思伊◎译

教育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阅读

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之一

荣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48小时内曾卖出530万本

永不言败的硬汉精神鼓舞着亿万读者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小学生课外必读文学经典



老人与海

[美] 欧内斯特·海明威◎著

李思伊◎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著 ; 李思伊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4

(中小學生課外必讀文學經典)

ISBN 978-7-5360-7511-5

I. ①老… II. ①海… ②李… III. ①長篇小說—美國—現代 IV. ①I712.4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084097號

出 版 人: 詹秀敏

責任編輯: 曹瑪麗

技術編輯: 薛偉民 凌春梅

封面設計: 四聯視覺傳達

版式設計: 劉 暢

插 圖: 王曉偉 劉 暢

封面繪者: 魏 明

書 名 老人與海

LAOREN YU HAI

出版發行 花城出版社

(廣州市環市東路水荫路11號)

經 銷 全國新华書店

印 刷 廣東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鹽步河東中心路23號)

開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開

印 張 4.625

字 數 65,000 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15.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請直接與印刷廠聯系調換。

購書熱線: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網站: <http://www.fcph.com.cn>

编者的话

《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

小说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古巴老渔夫出海捕鱼，一连八十四天一无所获，于是在第八十五天独自划着小船去深海捕鱼。经过两天多的努力，终于独自钓到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但这条马林鱼的确太大，老渔夫同它周旋了整整三天，最终，那条鱼筋疲力尽，被老渔夫杀死并绑在小船边，以便带回渔港。可在归程途中，马林鱼一再遭受鲨鱼的袭击，老渔夫殊死搏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把残存的只剩下头尾和脊骨的马林鱼带回渔港。

作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充分再现了大海的波澜壮阔和海鱼的机灵敏捷；用现代主义手法，通过老渔



夫的内心独白，充分展现出老渔夫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故事，却将多层次的涵义融合于一体：既描写了捕鱼的经历，又讴歌了人类坚韧、刚毅的伟大精神；既揭示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又展示出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关系。正如作家自己所言：“我试图描写一个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鱼和许多真正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事物。”

作家那精炼的语言、简约的风格、白描的手法，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许多作家的文风，也因此使得该小说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成为作家全部创作中的瑰宝。该小说于1952年发表并于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海明威，授予了这部作品。其理由是：海明威精通叙事艺术，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新近的著作《老人与海》中，同时还因为他对当代文学作品的风格所产生的影响。寥寥数语，充分说明了海明威作品的魅力是多么巨大。

《老人与海》译本较多，这次我们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思伊老师重新翻译。要翻译这样一部作

品，对于任何译者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老人与海》中那许多简约的句子看似平淡无奇，却充满生命的辛酸。为了能够译出原文的主旨，译者悉心研读了已出版的各个版本。在翻译时，译者发挥出译文的优势，即汉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使用汉语善用短句串联不同层次意思的句子结构。另外，译者摆脱原文的束缚，充分领会原文的精神实质后，对原文词语的译文进行引申或变通，以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文的韵味。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3
第三章	65
第四章	83
第五章	104
第六章	127



第一章

他，一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墨西哥湾流中捕鱼。一晃八十四天了，可至今仍两手空空，没捕到一条鱼。在起初的四十天里，还有一个男孩儿陪着他。可过了四十天还没捕到鱼，孩子的父母就对他说，这老人家现在噩运缠身，简直倒霉透了。于是男孩儿听从了父母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这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大鱼。看到老人每天划着空空的小船回家，男孩儿怪难过的，于是，他总要下到海里去帮他拿那些卷好的绳索，或鱼钩和鱼叉，还有卷在桅杆上的船帆。那船帆是补丁摺着补丁，那补丁全是面粉袋儿，卷成一团时，看上去就像一而再、再而三地吃了败仗后的旗子。

老人既消瘦，又憔悴，颈脖子后面刻上了深深的皱纹。褐斑布满了老人的面颊，那是太阳因反射到热带的海面上而遭致的轻微的皮肤癌。褐斑沿着他的双颊延伸开去，他的双手刻上了深深的勒痕，那是用力将绳索拖大鱼时所留下的。但这些勒痕都不是新近才有的，它们跟那些在没有鱼的沙漠中遭受到的各种侵蚀一样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透着古老的气息，只有他的那双眼睛是个例外。它们跟大海的颜色一模一样：令人振奋、永不言败。

“圣地亚哥，”当他们从小船儿停泊的地方爬到岸上时，男孩儿对他说，“我可以再跟你一起去。我们已挣到了一些钱。”

是老人教会这男孩儿捕鱼的，男孩儿很爱他。

“不，”老人说，“你就跟着运气好的船吧。不要离开他们。”

“可别忘了，您可是八十七天没捕到鱼的，而我们一连三个星期每天都捕到了大鱼呢。”

“我当然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因为对我没信心才离开我的。”



“是我老爸叫我离开您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话。”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嘛。”

“他没有太大的信心。”

“的确，”老人说，“但我们有信心。不是吗？”

“是呀，”男孩儿说，“我可以请您到露台上喝杯啤酒吗？然后我们再把打鱼的家当拿回家。”

“为什么不呢？”老人说，“都是打鱼人，还客气什么。”

他们俩坐到了露台上。很多渔夫都拿老人开涮，他也不生气。另一些年纪大一些的渔夫看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没有流露出来，只是非常礼貌地谈论着海流的情况，谈论着把钓鱼线下到多深，谈论着持续晴好的天气，谈论着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当天收获满满的渔夫都已回来，他们把马林鱼都剖开了，并且整个儿摊开，放在两块厚厚的木板上，每块木板的每一端都有两个男子，他们跌跌撞撞地抬着木板走向鱼库，他们就在鱼库里等候冷藏卡车将马林鱼运往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市场上。那些捕到鲨鱼的渔夫则把鲨鱼运到小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工厂里去。在那里，人们

用滑轮将鲨鱼吊起来，然后摘掉肝脏，切掉鱼鳍，退掉鱼皮，最后把肉切成条块儿腌制起来。

刮东风的时候，一股气味从海港那边的鲨鱼工厂里飘过来。但今天，只闻到淡淡的气味，因为风已经折回往北吹了，然后就平息了下去。所以，露台上阳光充足而宜人。

“圣地亚哥。”男孩儿说。

“嗯，”老人说。他握着酒杯，想起了好几年前的事情。

“明天我要不要出去给您弄点沙丁鱼呀？”

“不用啦。去打棒球吧。我还能划船儿的。罗吉里奥到时候就撒网呢。”

“我很想去。如果捕鱼我帮不上你，我很愿意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做点事儿。”

“你请我喝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够男人的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时，我几岁啦？”

“五岁。当时，在我把鱼带回来时，由于太没有经验，鲨鱼几乎把小船儿撕得粉碎，你因此也差点儿把命给送了。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的尾巴不断地拍打，猛烈地撞来撞去，横座板都被撞断了，还有用棍棒敲打鱼的声音。我还记得你把我扔进船头，那里堆着湿漉漉的卷着的钓鱼线。我感到整条船儿都在摇晃，还听到你用棍棒敲打那家伙的声音，就像把一棵树砍倒一样，我浑身上下都能嗅到带有汗的血腥味儿。”

“你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告诉过你的？”

“从第一次我们一起出海时起，每样事情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太阳晒黑了的双眼，目光坚定而又怜爱地看着他。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带你出去冒冒险，”他说，“可你是你父母亲的孩子，再加上你又上了交了好运的船。”

“我可以弄点儿沙丁鱼来吗？我还知道可以上哪儿去弄四条饵料来呢。”

“我今儿个自己还有剩的。我把它们放在盒子里用盐腌着了。”

“让我去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弄一条吧。”老人说。他从未失去希望和信心。

但此刻，他的希望和信心就像微风乍起时那样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弄两条吧。”男孩儿说。

“那就两条，”老人附和着，“你不是偷来的吧？”

“我倒是想偷啰，”男孩儿说，“可这些我都是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很单纯，从没想到过自己什么时候竟然变得这样谦卑。但他知道自己已变得很谦卑了，也知道这一点都不丢脸，且不会让他失去真正的自尊。

“有这样的海流，明天准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准备去哪儿？”男孩儿问。

“走得远远的，等风向转了才回港湾。我想天亮前就出去。”

“那我也想法子叫我的船主人走得远远的，”男孩儿说，“那样的话，如果你钓到了真正大的鱼，我们可以来帮你忙。”

“他可不想走得太远。”

“的确不想，”男孩儿说，“但我一定会看到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只鸟儿在盘旋，我就要他去追海



豚。”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糕吗？”

“他几乎双目失明。”

“这就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有捕过海龟。那玩意儿才伤眼睛呢。”

“可你在离莫斯基托海岸很远的地方捕过好几年的海龟呀。你的眼睛都挺好的呢。”

“我是个奇怪的老头儿。”

“可你现在还有气力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还有吧。再说还有很多窍门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吧，”男孩儿说，“这样我就可以拿到渔网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男孩儿则把木箱子扛着，木箱子里装着缠得紧紧的褐色钓鱼线、鱼钩和带杆儿的鱼叉。装着鱼饵的箱子放在小船儿的尾部，那儿还放着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上时用来制服它们的棍子。没有人会偷走老人的东西，但最好还是把船帆和那些沉重的钓鱼线带回家，因为露水会损坏这些东西。另外，尽管老人心里很清楚，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的，但他认为，把一个鱼钩和一





把鱼叉留在一条小船上做诱惑，实在是没有必要。

他们一起顺着大路走到老人的窝棚，并从敞着的门走了进去。老人将缠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儿把箱子和其他用具放在旁边。桅杆差不多有窝棚的一间屋子那么长。窝棚是用大王椰子树上坚硬的嫩芽保护壳儿搭建的，这种坚硬的嫩芽保护壳儿叫作海鸟粪。窝棚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处在泥土地面上用木炭做饭的地方。窝棚的墙壁呈褐色，墙体是用压得展平的既坚固又有韧性的海鸟粪叶子一层层地叠起来搭建的。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另一幅《柯布莱圣女图》。这些都是老人妻子的遗物。以往墙上还挂过他妻子的一幅彩色照片，但他把那幅照片取下了，因为照片让他感到太孤独而不忍心看。现在，照片就在窝棚角落的隔板上他那件干净的衬衫底下。

“你有什么东西可吃的？”男孩儿问。

“有一锅鱼煮黄米饭。想来点吗？”

“不想。我回家吃。要我生火吗？”

“不用。过一会儿我自己来。或者我就吃冷的。”

“我可以把渔网拿去吗？”

“当然可以。”

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渔网。男孩儿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给卖掉的。但他们每天都要谈起这种子虚乌有的东西。也压根儿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男孩儿也清楚这一点。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老人说，“我要捕一条鱼回来，去掉头尾和内脏还有一千多磅，你怎么看？”

“我去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你就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

“好的。我有昨天的报纸，等会儿看看棒球的消息。”

男孩儿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子虚乌有的东西。但老人把昨天的那张报纸从床底下取了出来。

“佩里克在杂货店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沙丁鱼时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和我的鱼一起用冰镇起来，明天一早就可享用了。等我回来，你告诉我有关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的。”

“但我担心克利夫兰市的印第安人队会赢。”

“要信得过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个了不